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一百五十四回 泄真機六世同夢 絕邪念萬載常清

素娥道：「老爺六脈安和，神氣充足，沉睡不醒，汗出蒸蒸，情氣上升，憂悶內斂，主有異夢。昔秦穆公至帝所，聞鈞天之樂，即其徵也。太君既與老爺無二，亦必現入夢境，斷無他慮。各位可屏息靜守，不可驚動神魂。妾先至安樂窩診視，再來伺候。」天淵、紅豆俱道：「剛起一數，亦屬夢徵。兼有吉夢，太夫人宜勿慮也！」田氏等方略放心。素娥疾忙下樓。主論水夫人之脈，果與素臣一般，同說「是夢非病，不可驚覺！」古心、阮氏亦略放心，吩咐子孫靜伺。田氏等候素臣不醒，即先至安樂窩伺候。素娥候水夫人不醒，復至藍田樓伺候。文龍等俱如穿梭一般，兩下探伺。直候至日午，水夫人方才醒轉。因不見素臣，問在何處。文龍等將素臣亦沉睡未醒，並親娥診脈，說各主有夢之事稟知。水夫人道：「老身果得異夢，沈媳真神醫也。玉佳亦必有夢，俟彼醒來再說。」因問：「窗外日影，是何時刻？」古心答以正午。水夫人道：「汝等守候已久。可飽食茶點。我亦用過茶點，然後起床。」於是宮女、丫環各送上高茶滿果，糕粽團圓，密合粉餌等物。眾人伺候水夫人用過，各自飽餐。

正在伏傳盥洗，素臣進房省視。水夫人問素臣：「可有夢？」素臣道「有夢，正要稟知母親。」水夫人復問：「可曾用過茶點？」素臣道：「尚未。」因命素臣及妻妾子孫，各皆飽食。

食畢，水夫人與素臣，先後各述所夢。

原來水夫人自二更安息，想明日是元旦，須要早起，因調息令睡。誰知越想睡愈睡不著。暗忖：有心之害如此！因但調息，不更想睡。

忽聽房外一片音樂環佩之聲，宮女等報：「皇太后駕到。」水夫人慌忙出迎，皇太后笑容可掬，一手挽住，不容行禮，致謝素臣、文龍等鎮國衛聖之功，並敘世為婚姻之誼。水夫人口中謙謝，兩眼細細看皇太后面目，卻不認得！既非太皇太后，又非王太后，心裡甚是疑惑。直至皇太后敘出，外孫女現與水府締姻，又係四門親家，方知是天子親母紀太后，重複致敬。只見外邊來兩個女使，手執請啟，是堯母慶都，舜母握登出名，請水夫人去赴宴。紀太后道：「老身便因此，來約同太君赴召。水夫人不敢遲慢，忙隨太后前去。

到一大府第，見門上一豎匾額，是「聖母公府」四個大字。大影上橫匾，是「胎教堂」三個大字。堯母、舜母率領許多后妃夫人，降階而迎。水夫人懼不敢當，欲行臣妾見君後之禮。堯母道：「此堂序德不席齒；今日之會，更席功不席德。母以子顯，德以功高。某等雖生聖子，開道學之宗，而老、佛披猖，僅存一線。非紀後篤主聖君，太君篤生賢相，辟邪崇正，為萬世開太平，則聖道幾於滅熄矣！此席特為二位而設，某等合在陪侍之數。」水夫人及紀後俱嚇得面如土色，惟稱死罪。

問起各后妃夫人位號，知是禹母修己，湯母扶都，文王母太任，武王、周公母太姒，孔子母徵在，孟子母肌氏，程子母侯氏，朱子母祝氏，更自汗流浹背。水夫人道：「各位聖後，篤生聖帝明王，功德巍巍，位號赫赫，固無臣妾侍立之外。至聖聖母，更篤生生民未有之聖人。天下萬世，凡有血氣，莫不尊親。臣妾何人，敢於趨趨後塵耶？」堯母、舜母道：「至聖刪述『六經』，垂憲萬世，使歷聖之道，如日中天，其功遠過某等之子。席德席功，本該聖母首坐。因其執君臣之義，不肯膺本朝后妃，故列周家二后之下。若太君則時移世隔，可無嫌疑。而老、佛之教盡除，俾至聖所垂之憲，昌明於世，功業之大，千古無倫！紀後首坐，大君次之，實力允當！」

水夫人與紀後俱戰汗力辭。孟母道：「至聖之母，尚屈居任、姒兩位之下，太君自不肯列坐於前。依妾身愚見，紀後與太君俱列於聖母之下，妾等之上為是。」至聖母以紀後雖在後世，究屬后妃，不肯僭坐。孟母道：「大祖謁聖廟、聖林，俱行弟子之於師，固無礙也！」紀後復不敢僭孟母，亦欲引師弟之禮；水夫人又不敢僭程、朱之母，大家謹遜不已。堯母、舜母道：「今日之席，某等為主。賓有禮，主則擇之，成二位之謙德，參以君臣時世。俾紀後居孟母之下，太君居朱母之下，某等兩人，朝上主席可也。」程母、朱母俱道：「妾等之子雖稍有傳注之勞，而辟異端，衛聖道，不過口舌之虛。較素母之實見諸行事者，迥不俟矣！如何敢占大君，望聖後收回成命！」各后妃夫人又以向像堯母坐，舜歷次席，不應以主席自抑，議久不決。

侍從內，有韋涅之母宣成君，班彪之母曹大家。兩人斂衽而前，獻議道：「今日的聖公府，現請素父筵宴，只消著人去看，照其位次，便可省各執一見矣！」堯母等俱大加稱贊，即依其言，差女使往看。須臾，覆命，說：「各帝王聖賢照舊列坐，素父居末。程母朱母俱怪其子僭妄。」女使道：「二大夫原不肯僭，因素父以自幼誦習程、朱傳注，與師事一般，無弟子可後先生之禮，二大夫才占坐的。」堯母等俱道：「此亦有辭，二位不必過謙矣！」程母、朱母無大小僭坐；堯母、舜母亦仍居首次二席。左右擺設上來，器皿俱是土簋陶甗；飲食俱是太羹元酒，音韻俱是朱弦疏越。而各后妃夫人，道德之華，光輝發越；同心之敬，淵密精微。所言皆帝王升降之原；所論皆性命危微之旨。飽德則何慕膏粱；飲醇則無須旨酒。較之玉杯象箸，炮鳳烹龍，清歌妙舞者，相去不啻天淵矣！至聖之母猶愛太君，席散後，握手而談，說：「君子所著之書，惟汝子能明之；亦惟汝子能行之。吾子、汝子，如輔車之相依也，水火之相濟也，鹽梅之相和也！吾子孫世衍聖緒，汝子孫世衛聖道。兩家復世結朱、陳，師友婚姻，門第家風，臭味同而毛裡屬。異日相逢，當歡若平生，勿更拘拘為也！」水夫人感激愧謝，唯唯聽命。

忽聽一片哭聲，左右報說：「陸子靜之母，聞太君在此，特來辯白其子道學真偽。」各后妃夫人重複入座，令人喚進。陸母哭拜於地，訴其子與程、朱同聖門之徒，被素父撤主黜祀，毀其著述，特來聲冤。

堯母道：「吾子啟口，即曰『欽哉』。」舜母道：「吾子道：『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。』」禹母曰：「吾子雲：『凜乎若配素之馭六馬。』」湯母道：「吾子雲：『粟粟危懼，若將墜於深淵。』」太任道：「吾子緝熙敬止，小心翼翼。」太姒道：「吾於姬發，拜受丹書敬勝之辭，盤盂幾杖，皆銘以自儆。」姬旦雲：「王敬作所，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。」孔母道：「吾子雲：『修己以敬，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。』」孟母道：「吾子雲：『無辭讓之心，非人心。』」程母道：「吾子教人，先必居敬。」朱母道：「自古聖賢帝王無不主敬，故吾子注《四書》、《左傳》，處處提挈『敬』字，為學者作骨。而爾子則雲：天上地下，惟我獨尊。其肆若此！敬肆為君子、小人分途，自古有無忌憚之小人，無不敬畏之君子，尚得附於聖人之徒耶？」水夫人道：「《六經》重學，典冊昭然；《論語》首列『時習』一章，為萬世指示入道之門，必由於學。故至聖雲：『多聞多見，好求在敏學而不厭，不如某之好學；無處不以學勉人。』曾子雲：『傳不習乎？』子思子雲：『人一能之，已百之；人十能之，已千之。』孟子雲：『博學而詳說之。』自古帝王至賢，無不重學。而爾子獨以悟教人。豈不聞至聖雲：『終日不食，終夜不寐以思，無益耶？』學悟為儒釋分途，自古有一超即入之禪說，無九仞可虧之聖道，尚得附於聖人之徒耶？至爾子酷惡有子，留其論說，尤為狂悖矣！觀《論語》所載有子之言數章，以孝弟為為仁之本，而仁自生，以知和防用禮之失，而禮無行；以近義近禮，杜信恭之弊，以因不失親，嚴比匪之防；以民足君足，著行徹之善；言言近及著己，字字內聖外王。故雖以子夏、子游、子張之賢，尚欲以所事孔子之禮事之。而顧見惡於爾子，真可謂性與人殊者矣！」堯母等俱道：「某等胎教，必先主敬；子年髫髻，即教以學。今汝子肆而不敬，言悟而不言學，皆汝失教之過也！素父黜汝子之祀，毀汝子之書，所以遏邪說，衛聖道也！其功幾與辟佛老等！尚敢溺愛文過，妄有陳說耶？向太君前叩首服辜，姑免汝罪！」陸母心服認罪，叩頭出血，流滿於地。水夫人夢中一驚，嘎然而醒。

素臣也是上床欲睡，不能即睡，忽然從空中飛下一龍，素臣看時，那年馱著文施向波而都瓦爾國去的一條老青龍。素臣不知不覺的，跨上龍背，頃刻數萬里，至大人文國殿前落下。只見何如、敬亭兩人，從殿中直迎出來，歡然握手，敘述別後之事。千頭萬緒，訴說不盡。卻總不見日京出來。素臣而致問，敬亭道：「舍弟前至小人文國，因其無主，便留於彼國，鎮撫其眾，讓出此國，以待吾兄，弟與何如暫且代庖耳！」素臣道：「弟上有天子，下有老母，豈能捨中國帝王之土，而主自古不通之國耶？」敬亭道：

「天子與老伯母亦必來此，特期有先後耳。吾兄說，此非中國帝王之土，不知自古帝王聖賢，無一人不來此地。吾兄何未達也？」素臣疑惑道：「怎說自古帝王聖賢俱來此地？不識可一見否？」何加道：「此尚非其時，將來吾兄方與諸帝王聖賢聚處一堂，豈靳一見耶？」敬亭道：「昔舜見堯於羹，見堯於牆；吾兄何日不見堯、舜、周、孔，而慮其不可見耶？」素臣愈加疑惑，不解兩人之意。

敬亭領至一殿，見中懸匾額，是「薪傳殿」三個大金字。內設伏羲、神農、黃帝、唐堯、虞舜、夏禹、商湯、周文王、武王、周公、孔子十一座神位，臨末一位，紅紗籠罩，隱隱見牌位上金書：明孝宗三字。旁立皋陶、伊尹、萊朱、太公望、散宜生、顏子、曾子、子思子、孟子、周子、兩程子、朱子十四座神位，臨末一位，也是紅紗籠罩，隱隱見牌位上，金書：文子字樣。素臣方知何如、敬早之意。暗忖：我係何人，敢列坐先聖賢之末？孝宗莫非今天子歲後廟號？亦豈能緊接至聖，南面而坐，俾皋、伊、顏、孟、周、程、張、朱俱列坐於旁耶？

心裡躊躇，未曾說出口來。敬亭卻已知道，說：「總緣滅佛、老之功大了！前日設位時董江都、韓昌黎兩賢雲，並欲置吾兄於周、程、張、朱之上哩！」素臣道：「黜邪崇正，弟雖稍有微勞，而盛衰倚伏，豈能保其不復生萌孽耶？」敬亭道：「此甚易見。幾物之生，皆由於心；此國中三十年以前來者，心俱有邪，三十年以後來者，心俱無邪，可立試也！」因目視殿下，走出十個武士，竟向外擒進十人！稟道：「這五人是三四十年前來的；這五人是十餘年前來的。」敬亭吩咐：「取出心肝來！」武士拔出尖刀，向各人心窩擲入，登時鮮血直噴，完完全全的，取出十顆血心。是三四十年前來的，心中或如佛像，或如菩薩、天尊、神、鬼之像；是十餘年前來，則皆孔子之像。敬亭道：「吾兄明白了麼？此時此世，人心中只有孔子，無佛、老諸邪，萌孽何由而生耶？」說畢，命武士將各人心，俱還入各人腔子之內，放出殿去。素臣眼見武士取心兇悍之狀，亦不甚驚怪，但說：「中國天下之大，民心之眾，豈能以此五人例之？」敬亭道：「這一些不難！」令武士架起素臣，頃刻復還吳江。遇有路行之人。不論老少男女，俱用尖刀刺出心來，獻與素臣。一連刺有百十顆，俱是一般孔子之像，無一佛、菩薩、揀著幾個相貌凶狠、幾個相貌蠢愚之人，命武士取心看時，也是一般孔子之像，方信敬亭之言不謬。知人心無邪，邪自永滅，無從復生，欣然而笑。

忽見吳江縣農民老婦慶水夫人百壽時，所獻二千古城香，四千枝蠟燭，環列滿地，香上太古結篆，燭上枝枝結花，俱成福祿壽名，富貴功德，康強逢吉，昌熾多男字樣。隨風招揚，縹緲空靈。半空中，至聖禮服高坐，屬目素臣，莫逆而笑。四配十哲，兩廡諸賢，肅然環侍。昌黎伯韓文公揖讓素臣，使居前列，進謁孔子。素臣乍見先聖、先賢，起敬起愛。又見昌黎謙恭遜遜，心復不安。正在躊躇，忽見東方推起一輪旭日，直滾入秦臣懷內，滿心胸熱氣非常，省時醒轉。

當下水夫人、素臣先後將夢說出，古心及諸子孫皆肅然敬聽，莫贊一辭。仍兒道：「老太公及父親，昨晚也得有夢。」文施怒其插舌，目示以意。水夫人笑道「不妨！」國即問文施。文施只得實說所夢。水夫人目視仍兒，莞爾而笑。復問文龍，文龍拱手稟道：「孫兒睡去。夢見誠意伯劉青田傳高皇帝聖旨，召見孫兒。孫兒隨著青田，至一大殿，正中坐著大祖皇，左旁第一上便是明宗讓皇帝右邊第一位是大宗文皇帝。其次仁宗、宣宗、英宗、莊宗、憲宗，共有八位祖宗。孫兒朝見畢，高皇帝賜坐、賜茶，復賜兩杯福酒，說本朝宗社，全仗父親扶危定傾，復輔天子為堯、舜之主，滅邪除害，為萬世開太平。功德之大，古今無偶！『上帝眷顧汝父，亦錫以古今無偶之福祉！汝記得吳江老民、老婦，祝太君子孫科甲如米粒之多，福祿如繭絲之盛耶？民心即天心，二千升米粒，二千筐繭絲，其數安可紀極！以此報德報功，古今寧有偶耶？今賜汝福酒兩爵，一爵是與國咸休酒；一爵是同天並老酒，可敬飲之，以了天麻！』內侍斟了酒，卻是明宗、莊宗出位，親捧立賜。孫兒懼不敢當，二帝道：『汝父功在天地，功在民生、功在前古後今，至功在國家，特其末耳！而朕等兩人，復有私感，更末之末者耳！然無言不鮮，無德不報，立事此酒，豈足云報，亦聊表區區感激之忱耳！』孫兒飲畢，拜謝出殿，青田尚在殿門外等候，問孫兒：『可知與國咸休！同天並老之意？』孫兒道：『便是不能甚解，此八字是衍公門對，惟聖府不愧，寒家何以克當？』青田道：『鎮國公與國咸休，衛聖公同天並老；聖道無極，君家亦無極也！』孫兒暗忖：『與國咸休，亦必與國戚戚。』因問國祚修短。青田道：『異端既滅，萬世永情，何憂國祚耶？』孫兒再四求教，欲知其數。青田用手將孫兒背上一拍，大聲喝道『萬子萬孫！』孫兒被拍，一驚而醒。」

素臣道：「萬子萬孫，相傳是高皇帝初定鼎時，問國祚修短，青田所答之語。即果有得驗，亦必祖宗聖賢所推獎，過後始知，不必預擬。」水夫人向素臣道：「我與爾何等之人，乃為至聖母、至聖所獎愛，各帝母、王母俱加推崇。只緣有辟除佛、老一事耳！能言距楊、墨，聖人之徒，亞聖之言，豈虛語哉！昨日除夕，今日元旦，四世同夢，俱屬吉兆，天庥君德，皆當叩謝！」那香案是早備下拜天、謁聖的，古心、素臣忙將兩校畫燭點起。水夫人親手拈香，率領合府男女，先拜天地，後拜北闕，禮畢而退。外史氏珥筆至此，喟然而歎，繼之以詩。詩曰：

崔顥題詩黃鶴樓，青蓮閣筆幾千秋；
白云黃鶴何時還，芳草晴川無日休。
理實盡教蚩子撼，曲高寧慮裡人咻；
因經立傳由自左，北道南來自予游。
吳會聲名駕齊、魯，鬥牛光耀越奎婁；
子游復起推文白，盲左真傳到野叟；
盲左浮誇猶在道，野叟傳信不探幽；
奇文歷歷過班、馬，正學堂堂繼魯、鄒。
五色箭縷金玉品，七星刀刻夏、商球；
仁君忠相千年遇，聖母賢兒百載猷。
六世人宗高泰、華，一門天馬聘驎驄；
休題介士魯男子，不教神童李鄴侯。
咄叱訪論項籍勇，指揮全失子房謀；
才郎滴滴皆英物，淑女人人盡好逑。
幻到非非難著想，變生霍霍不停眸；
牽腸似線晨昏結，洗面如珠日夕流。
樂事賞心金不換，恩情團片水同柔；
將窮海市須臾設，欲辟蠶叢千萬頭。
顧虎、季龍形繪寫，宋斤魯削費雕搜；
卻從頰上添毫出，全向行間攝魄收；
百尺竿頭談性命，兩歧途內別熏蕪。
釋迦膽落春風譜，老子魂飛曉日嘔；
天道有常留碩果，人心無復類獼猴。
守先待後真經類，注孔詮義詎史僂；
賈論屈騷皆碌碌，楊文馬賦更悠悠。
包羅天地收全局，旋轉乾坤定九州；
不為求名甘自獻，豈因炫玉故輕售，

欲將昔聖先賢意，長與千年萬古留！

總評

六世同夢此大夢也！一家之人，一日之夢，而聚數千年之聖人，與數十朝之聖君，與一朝歷代之祖宗，更推而至於聖賢之所生。此尤開闢以來之第一大夢也！崇正辟邪之事，至除滅佛、老而已極；陳滅佛老之報，至慶祝百壽五百餘丁而已極；於是更從旁文生色以補足其意。而書不得不完，完以一夢，似蹈小說家虛無之弊。而完之以如此，古今第一大夢，則非小說家說出子虛烏有旨者可比。

由文施得夢，而漸入文龍之夢；由文龍得夢而更至於水先人、素臣之大夢；汗出蒸蒸，氣如炊釜，皆至日午而始醒。二夢何以獨長？蓋文氏家法，每晨省視乃自初郎起。至水夫人寢所而始畢。故文施、文龍之夢必醒在前，而後可聽水夫人、素臣之說夢。然則前回敘好文初按家法行晨省之禮，為元旦說夢地位也已。

除滅以後，苟無數十年之教養，則邪說未必不復熾，而人心之正不正難於逆料；故佛、老無日不處厝水積薪之勢。而二千年來終於不敢議除滅者，難在聖君賢相久於其位，以完數十年教養之功耳！作者深知其故，移弘治之年於成化；而又留弘治之年於正德。首尾五十年而後人心中無佛天尊像。噫嘻！北齊、後周之所以旋滅旋起者，即是故也。

佛老除於中國而不除於海外，非真除也！素臣以一身肩此重任，而國難初平，遽遭獅吼之變，比聖主改元，新政大行，而已年過四十。苟非龍麟二子及敬亭、何如、日京三人分任，海外之事，則三十後之人心，安得驟如夢中所見？書中於龍群之事尚寫正面，獨敬亭等三人從旁點透，無一篇正面文章。故於此處歸重三人，令讀者恍然，於火書廬居之不可不善其後也！

文施乘龍而至波而都瓦爾，素臣夢中亦乘龍而至大人文國，隱隱見文氏之有施，亦一素臣也；初郎又一文龍也。開括後局，盡在無文字之處。然則謂此書未畢，再續百數十回也亦宜。

歷代聖賢之母，聚於一堂，而陸母於數百年之後，不免被逐。主靜之功誤入老氏，率天下之人而相趨於邪教，而猶眴然見列於程、朱之下，可乎？故佛、老不除，而兩廡宜設陸子之位；佛、老既除，則兩廡有文子，不得不撤九淵也！

正史有恭閔惠皇帝，而無明宗讓皇帝；有恭仁康定景皇帝，而無莊宗景皇帝。此所以有私恩於文氏也！萬子萬孫，青田隱語，世傳《燒餅歌》中曾有此文。然我謂文氏子孫世世為相，雖弘治以後君皆中主，而權閹之禍已除，亦何至釀為啟正之亂？